

齐泽克文集

有人说过 集权主义吗？

Did Somebody Say Totalitarianism?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 著

Slavoj Žižek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主 编 吴 源
出版统筹 余江涛

齐泽克文集

有人说过 集权主义吗？

Did Somebody Say Totalitarianism?

宋文伟 侯萍 译
萧韶 审校

[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有人说过集权主义吗?/(斯洛文尼亚)齐泽克著;宋文伟,侯
萍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1

(齐泽克文集/吴源主编)

ISBN 7 214-03960-5

I. 有... II. ①齐... ②宋... ③侯... III. 齐泽克, S. —哲
学思想 IV. B55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1123 号

Did Somebody Say Totalitarianism?

Copyright © 2001 by Slavoj Žižek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s © 2005 by JSPPH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Verso (The Imprint of New Left Books)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02-045

- 书 名 有人说过集权主义吗?
著 者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
译 者 宋文伟 侯萍
审 校 萧韶
责任编辑 刘沁秋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南京五四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 插页 2
字 数 145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3960-5/B·97
定 价 16.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是无所畏惧地违反这些自由主义的禁忌：即使有人被指责为“反民主”、“集权主义”等等，**那又有什么要紧。**

在“集权主义”概念存在的整个时期，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维持了许多复杂概念的生存，如“抑制游离基”、保证自由—民主霸权，拒绝接受左派把自由主义民主等同于右派法西斯集权主义的对应面、李生子的说法。试图通过细分类（强调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变种之间的区别）来挽救“集权主义”是徒劳的：你接受“集权主义”的概念之时，你就被牢牢地定位于自由主义的一民主的范围之内了。¹因此，本书的论点是，“集权主义”这一概念远非一个行之有效的理论概念，而是一种**权宜之计**：它非但不能使我们开动脑筋思考，迫使我们获得一种新的洞察力来分析它所描述的历史现实，反而免除了我们思考的义务，甚至主动**阻止**我们去思考。

今天，“集权主义”威胁这一说法仍然具有某种不成文的禁止思考的含义，类似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德国臭名昭著的禁止受雇于任何国家公共机构的说法——只要你稍稍流露出一点儿从事旨在严肃挑战现存秩序的政治活动的倾向，立即就会得到这样的答复：“虽然它是仁慈之举，但它必须新的古拉格群岛终结！”在当今的政治哲学中，“道德回归”不道德地利用古拉格群岛或种族大屠杀的恐怖作为凶猛无比的鬼怪，胁迫我们声明放弃所有严肃的激进的信仰。这样，墨守成规的自由主义流氓恶棍便可以在为现存秩序辩护的过程中找到虚伪的满足：他们知道有腐败，有剥削，以及诸如此类的现象，但是，他们把所有试图改变事物现状的努力都指责为具有道德上的危险性，是不可接受的，从而，“集权主义”的阴魂又重现了。

本书的目的并非要重新系统地阐述集权主义的历史，而是试图追寻这一普遍概念中的某一具体内容到另一个具体内容的辩证的运动，即由黑格尔所说的“具体普遍性”构成的运动。在《女

人为何写信多寄信少？》一书中，达莉安·里德指出，当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说“我爱你”的时候，她的真实意图是以下三者中之一：

- **我有个情人**（如“是的，我和他有过一段风流韵事，但是那并不能说明什么，我真正爱的人还是你！”）；

- **我讨厌你了**（如“是的，是的，我爱你，一切都挺好，只是，求求你，让我一个人呆一会儿，我需要安静！”）；

- 最后一个，一句简单的**我想做爱**！²

这三个意思在推理链中是相互关联的词语：“我有个情人是因为我讨厌你了，所以，如果你要我爱你，就在床上给我更多的爱！”据此推论，今天，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直接和必然结果，冷战时期标准的反斯大林主义的自由主义痛骂声消亡了，之后，当理论家们以赞赏的态度使用“集权主义”这一术语时，他们必取以下五种态度中的一种：

- “集权主义”是**背离正道的现代主义**：它填补了因现代主义对所有传统的有机的社会关系的解构而造成的空隙。墨守成规的保守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共同拥有这个概念——他们之间的区别只不过是强调的重点不同：对于某些人来说，“集权主义”是现代主义启蒙运动的**必然**结果，其概念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而在另一些人看来，当启蒙运动没有充分实现其潜力的时候，集权主义更多的是一种不断完善自身的威胁。

- 种族大屠杀是罄竹难书、铁证如山的罪行，不能用具体的政治分析方法对其进行分析，因为这种方法本身就削弱了它的重要性。

- 新自由主义声称，任何激进的解放的政治计划都必定会以

某种集权统治或控制的形式告终。因此，自由主义成功地将新种族基要主义和激进左派解放计划（不论它还剩下些什么）结合起来，仿佛这两者是“紧密相关的”，恰如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都是旨在取得“全面控制”……（这种结合是旧的自由主义概念的新形式，那种旧的概念认为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是退化为“集权主义”的民主的两种形式。）

- 今天的后现代主义声称（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启蒙辩证法》一书已经预示了这一点），政治集权主义根植于以男权主义—理性为中心的形而上学的范畴内：预先阻止集权主义后果的惟一办法是坚持认为裂缝、开口、移置的存在，它们是决不会被包括在任何封闭的本体论大厦之内的。

- 最后，在最近一次认识主义的强烈冲击中，后现代文化研究本身被指责为“集权主义的”，被认为是无条件服从党的路线的斯大林逻辑赖以生存的最后一个孤岛，任何理性的论证对它都无法产生影响。

在此，值得注意的一个有趣现象是，甚至连占主导地位的“批判”哲学对霸权自由主义（后现代解构主义左派的霸权自由主义）作出反应时都要依赖于“集权主义”。解构主义的政治信念是这样的：社会属于结构不可判定性的领域，其标志是无法缩小的鸿沟或缺失，被认为永远与其自身具有非同一性；“集权主义”，说到底，是这个不可判定性的闭合——后现代左派，用它自己的行话来说，在此不是再次系统阐述了以赛亚·伯林、罗伯特·康奎斯特一伙人的老掉牙的自由主义智慧吗？“集权主义”就这样被提升到本体论困惑的高度；它被看作是一种纯粹出于政治原因的康德式的谬误推理，一个无法规避的“先验论错觉”，即在一次不合法的短路中，当一种积极的政治秩序被直接认同于不可能的正义

的他者性时所发生的先验论错觉——任何不赞同偶然性/移置/有限的符咒的态度都被指责为潜在的“集权主义”。

在这儿，**总体性**一词的哲学概念和**集权主义**一词的政治概念往往是相互重叠的，从卡尔·波普尔到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的论述中都是这样：黑格尔的理性总体性被看作哲学中最大的集权大厦。今天，理性本身受到严重挤压：新时代派指责它为笛卡尔机械/推论“大脑左半球”思维；女权主义者拒绝接受它，认为它是一种男性的态度，暗含反对女性的多愁善感的意思；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理性涉及到“客观性”的形而上学的要求，它抹去了决定认为是“理性的”和“客观的”事物的力量和话语机制……它反对这个伪左派的非理性主义，这会使人想起拉康的《无意识中文字的动因》一书中的一个副标题：弗洛伊德后的理性。

1991年，在由罗马尼亚**秘密警察**发动的反齐奥塞斯库政变以后，该机构本身仍然完全保持着其功能，像以往一样继续运转。为了跟上新的“民主”时代的发展，秘密警察努力为自己塑造一个比较和善的新形象，但是，这种努力带来了一些可怕的插曲。我的一位美国朋友，当时他获得富布赖特奖学金在布加勒斯特学习。他抵达后一星期打电话给家里，告诉他的女朋友，说他现在身在一个贫穷而友好的国家，这里的人民乐观愉快，渴望学习。他挂上电话后，电话立即响了起来；他拿起听筒，一个操着略微生硬英语的嗓音告诉他，自己是一名秘密警察，其职责是监听他的电话交谈，说想感谢他说的关于罗马尼亚的好话——并祝愿他旅居愉快，然后说了一声再见。

谨以此书献给罗马尼亚秘密警察局的那位无名侦探。

目 录

序言：论意识形态抗氧化剂	1
1 神话及神话的盛衰	1
2 希特勒是反讽者？	43
3 当政党自杀时	65
4 忧郁和行为	107
5 文化研究真的是集权主义的？	146
结论：“……赤贫（集权主义）在诗意时代的作用是 什么？”	177
注释	200

1 神话及神话的盛衰

在本章中,读者将会惊讶地得知,神话是跟随着社会喜剧而来的次级现象;作为奖赏,他还会了解到一个漂亮女人出现的秘密。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和 70 年代,在拉康式马克思主义的黄金时代,拉康在法国的许多追随者被他的反美主义所吸引,这一点尤为清楚地表现在,他拒绝把精神分析中的自我心理变化视为“美国生活方式”在意识形态上的表现。尽管这些追随者将拉康的反美主义理解是他的“反资本主义”的一个标志,但是,更为恰当的是应该看到它所包含的标准的保守主题的踪迹:在今天这个资产阶级的、商业化的、“美国化的”社会中,不可能再发生真正的悲剧;这就是为什么像克洛岱尔这样伟大的保守主义作家试图复兴悲剧概念以还尊严于人类生活的原因……正是在这一点上——当拉康尽力为陈旧的真实性的(在今天表面化的世界里几乎难以辨别)的最后残余物说好话的时候——他的话听起来似乎是(而且**就是**)一堆意识形态上的陈词滥调。但是,尽管拉康的反美主义代表了他著作里最“虚假的”和与意识形态有关的论点,在这

个意识形态中仍然有一个“理性核心”：现代主义的出现实际上破坏了传统的悲剧概念，以及神话中主宰人类命运的命运女神的概念。

俄狄浦斯之前的哈姆雷特

当我们谈到精神分析论及的诸种神话时，实际上我们说的是一个神话，即俄狄浦斯神话——其他所有的弗洛伊德神话（原始父亲的神话、弗洛伊德式的摩西神话）都是这个神话的变异，尽管这是一些必要的变异。但是，由于哈姆雷特的叙述，事情变得复杂起来。当然，用标准的、前拉康的、“天真的”精神分析去阅读《哈姆雷特》的话，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哈姆雷特对他母亲怀有的乱伦情欲方面。于是，哈姆雷特对他父亲之死的震惊被解释为无意识的狂暴愿望（在该剧中，希望父亲死去）的实现主体产生的损伤性影响；出现在哈姆雷特面前的亡父的幽灵是哈姆雷特对于死亡祝愿*的内疚的投射；他对克劳迪斯的仇恨是自恋对抗状态的结果——克劳迪斯，而不是哈姆雷特自己，得到了他的母亲；总的来看，他对我菲丽雅和所有女人的厌恶表明了他对令人窒息的乱伦性欲的厌恶，这种厌恶来自于父亲般的禁规/法令的缺失……因此，根据这个标准的阅读理解，作为俄狄浦斯现代版本的哈姆雷特见证了从古代到当代的演进过程中恋母情结禁止乱伦的强化：就恋母情结而论，我们谈论的仍是乱伦问题；而在《哈姆雷特》中，乱伦的欲望受到了抑制和移置。看起来，把哈姆雷特描写成一个强迫性神经官能症患者的真正目的在于：与所有（至少是西方的）历史中的歇斯底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强迫性神经

* 弗洛伊德用语，指的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自己或他人的死亡祝愿。——译注

官能症显然是一个现代现象。

按照弗洛伊德的英雄主义的阅读理解,《哈姆雷特》被看成了恋母情结神话的现代版本。虽然我们不应该低估这种阅读的力量,但是,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将它与这样一个事实协调起来,即尽管——在歌德式的人物系列中——哈姆雷特也许像是一个现代(性格内向的、沉思的、优柔寡断的)知识分子的原形,但是,哈姆雷特神话比俄狄浦斯神话要古老。故事的基本梗概(儿子替他的父亲向谋杀哥哥、篡夺王位的邪恶叔父报仇;儿子装“疯”卖傻,但句句真话,得以在他叔父的非法统治下生存)是一个从古老的北欧文化到古代埃及、伊朗和波利尼西亚,处处可见的普通神话。此外,有充足的证据支持这样一个结论,即这个故事最终要说的不是家庭创伤,而是天体事件:哈姆雷特神话的最终“意义”是正在运行的星球的运动——也就是说,哈姆雷特神话将表达极其明确的天文观察编织进了家庭故事中……³然而,这个解释看上去也许十分令人信服,但也立即陷进了自己制造的绝境中:星球运动本身并无意义,只不过是一种无性欲共鸣的自然现象,因此,人们为什么要假借这样一个产生大量性欲纠葛的家庭故事去阐释一隐喻它呢?换言之,“什么意味着什么”的问题决不是由这种阅读理解所决定的:哈姆雷特的故事“意味着”星球,还是星球“意味着”哈姆雷特的故事?也就是说,古代人使用他们的天文知识是为了洞悉人类基本性欲的僵局?

然而,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从时间和逻辑上来看,哈姆雷特的故事确实早于俄狄浦斯神话。我们在此谈论的是弗洛伊德很熟悉的无意识移置的心理机制:逻辑上早一些的事情只能被看作(或者成为,或者将自己写进故事中)某个被认为是“原始”故事的后来的间接变形。那是常常被误认为“做梦”的源头,这种做梦涉及到潜在的梦想和梦里明确表达的无意识欲望之间的区别:在做

梦的时候，潜在的思想被用密码书写/被移置，但正是通过这种移置，另一个真正的无意识思想才得以明确表达它自己。

因此，就俄狄浦斯和哈姆雷特而言，人们从线性/历史的角度阅读《哈姆雷特》，把它读成了受到间接变形的俄狄浦斯故事，而俄狄浦斯神话则是（如黑格尔已经声称的）西方希腊文明（代表古老的前希腊宇宙瓦解的斯芬克斯自取灭亡的跳跃）的开篇神话；正是在哈姆雷特对俄狄浦斯神话的“变形”中，其受抑制的内容明确表达了自己——可以证明这一点的事实是，哈姆雷特的母体在前古典神话中无处不在，并可上溯到古埃及本身，其精神失败的标志是斯芬克斯自取灭亡的跳跃。（顺便提一句，要是相同的事情甚至发生在基督教上会怎么样呢：难道不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新约》中上帝的被谋杀揭示了《旧约》中“否认的”创伤吗？）那么，哈姆雷特的前俄狄浦斯的“秘密”是什么呢？人们应该谨记，俄狄浦斯是一个真正的“神话”，而哈姆雷特故事是这个神话的“现代化的”错位/讹误；人们应该记取的教训是，俄狄浦斯“神话”——也许还有神话般的“天真”本身——被用于混淆某些遭禁的知识，它最终是关于父亲的猥亵的知识。

那么，在一个悲剧性的格局中，行为和知识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呢？俄狄浦斯和哈姆雷特是两个基本的对立面：俄狄浦斯完成（弑父）行为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与俄狄浦斯形成对照的是，哈姆雷特知道，而且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无法继续（为他父亲之死报仇的）行为。此外，如拉康所强调的那样，不仅哈姆雷特知道，而且哈姆雷特的父亲也神秘地知道自己死了，甚至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这与弗洛伊德阐述的梦里的父亲形成了对照，梦中的父亲并不知道自己死了——正是这过多的知识说明了《哈姆雷特》极低的传奇剧效果。也就是说，与以某种误认或无知为基础的悲剧截然不同的是，传奇剧总是包含某些意想不到的、

过多的知识,这些知识并非主人公而是他或她的对立面拥有的,它是在剧终夸张的大逆转中传授给主人公的。

让我们回想一下沃顿的《纯真年代》这一著名传奇剧式小说最终夸张的逆转。小说中,多年来一直对奥伦斯卡女伯爵心怀不正常爱恋的丈夫获悉,他年轻的妻子始终知道他隐匿不露的情欲。或许这也可以提供一种重新评价不幸的《廊桥遗梦》的方法:假设在影片的结尾,不久于世的弗朗西丝卡知道了她那位纯朴的丈夫始终知道自己的妻子与《国家地理》杂志摄影师那段热烈的露水私情,并知道这段私情对于她意义非同一般,但为了不伤害她,就一直对此事保持沉默。这就是认知之谜:一个局面的精神体系的突然改变不是发生在主人公直接得知某事(长期隐匿的秘密)的时候,而是发生在他逐渐得知另一个人(他以为不知情的那个人)也始终知道此事,但为了顾全面子而佯装不知的时候。世上还有比以下这种情形更令人感到羞辱的吗?一个丈夫在长期与人私通之后,突然得悉自己的妻子一直知道此事,但出于礼貌或者——甚至更糟的是——出于对他的爱而始终保持沉默。

在《母女情深》中,黛布拉·温格身患癌症在医院病床上弥留之际告诉儿子(他因为母亲被他的父亲、她的丈夫抛弃而很是看不起她),她深知他是多么真心地爱她——她知道在她死后,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他会向自己承认这一点;到那时候,他会为他过去对母亲的憎恨感到内疚,所以,她现在就让他知道她预先原谅了他,从而解除了他日后的负疚……这种处理未来负疚感的方法是最佳的传奇剧;原谅儿子的举动反而使儿子预先感到了内疚。(基督教最高明的手法就在于通过这种赦罪之举将罪恶感和象征性负疚感加之于人。)

然而,在“他不知道这事,因此他做了”和“他知道这事,因此不去做”之外,还有第三种公式:“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可是,

他还是要做。”假如第一种公式用于描写传统的主人公，第二种公式用于描写早期现代的主人公，那么，以模棱两可的方法将认知和行为结合在一起的最后一种公式，说明的则是晚期现代的——当代的——主人公。也就是说：第三种公式允许两种完全相反的解读——很像黑格尔的思辨判断中最低点和最高点的重合：一方面，“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可是，他还是要做”最明确地表达了道德堕落的愤世嫉俗态度——“是的，我是人渣，撒谎行骗，那又怎么样？这就是生活！”；另一方面，“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可是，他还是要做”同样可以表达与愤世嫉俗相反的最最激进的态度——这是一种悲剧意识：虽然我将做的事对我的安康和我直系亲属的安康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可是，由于无情的道德命令，我还是不得不做。（让我们回想一下《黑色数字》中主人公的典型态度：他完全知道，如果他听从那个荡妇的召唤，等待他的只有死路一条，他也非常清楚，他正在陷入一个双重陷阱，那个女人肯定会背叛他；可是，他抵挡不住诱惑，还是做了……）

这种分化不仅是“病理学”——安乐、愉悦、利益——和道德命令之间的分化，而且也可以是我通常遵循的道德标准和我不得不服从的无条件道德命令之间的分化，就像亚伯拉罕所面临的困境：他“非常清楚杀害自己的儿子意味着什么”，可还是决定去杀，或者像基督徒，为了实现更远的颂扬上帝的目标，随时准备犯下可怕的罪行（牺牲他的不死灵魂）。简言之，当更高的需要使我不得不背叛我生存的基本道德要旨时，现代的后悲剧或超悲剧情况便会发生。

弃儿出美人

当然，在我们的时代里，有大量的灾难性事件，其恐怖程度可

能超越了过去的灾难性事件——不过，我们仍然可以称奥斯威辛集中营或者斯大林集中营为“悲剧”吗？斯大林时代那些做样子的公审中的受害者，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中的受害者难道就不会认为有更激进的因素在起作用？“悲剧”这个词，至少在它的传统用法中，难道不是仍然蕴涵着命运女神的逻辑吗？用它来解释大屠杀不是十分荒谬吗？灭绝犹太人是服从命运女神隐藏的需要说法本身就已经越来越站不住脚了。拉康在阅读保罗·克洛岱尔的《贡冯泰尼》三部曲时感到非常震惊，决心要打破这个僵局。⁴

精神分析中的陈词滥调之一是，一个十足的精神病患者的产生需要三代人；拉康分析《贡冯泰尼》三部曲的起始点是，一个（美丽的）情欲对象的产生也需要三代人。俄狄浦斯家族神话和贡冯泰尼家族传奇的共同特点是，两个家族连续三代人都服从以下母体：（1）有缺陷的象征性交换；（2）不合格者的身份；（3）出众的情欲对象的出现。“原罪”，祖父母对象征性盟约的破坏（俄狄浦斯的父母将他驱逐出门；西格妮·德·贡冯泰尼抛弃她的真爱，嫁给了遭人鄙视的图仁吕赫）生出一个不想要的弃儿（俄狄浦斯本人；路易斯·德·贡冯泰尼），其后代是倾城倾国的美女，绝顶的欲望客体（安提戈涅；盲女佩赛·德·贡冯泰尼）。我们在此探讨的是一种深层结构需要，可以用第三个例子来证实。这个例子源于深久的法兰西（指代表永恒的法兰西心理文化和人口地域）的某种“下层”文化，正因如此，它以纯粹的、提炼过的形式展示了这种母体：马赛尔·帕尼奥尔的两部小说《让·德·弗罗里特》和《水源玛农》，包括它们的两个电影版本（首先是帕尼奥尔本人在将它们写成小说之前拍摄的这两部电影；后来是克劳德·贝利于1987年的大制作）。

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故事梗概。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普罗

旺斯(法国东南部一地区),罗锅让·德·弗罗里特,一个从书本上学会农活的受过教育的城里人(收税员),突然从他母亲弗罗里特那里继承了一小块土地。于是,让和他那曾是歌剧演员的爱妻以及他的娇女玛农一起,打算在农场定居,饲养并非当地传统产品的兔子。让是个空想家,集深厚的宗教感情、过真正的乡村生活的渴望、以科学方法开垦土地的理想于一身。很显然,过一种真正的乡村生活而不是堕落的城市生活的理想被贬为城市神话:正相反,乡下人自己却专注自我和沉默寡言——让的到来所扰乱在社区基本道德准则是**不管闲事**……

不幸接二连三地迅速降临:让的邻居们,富裕的老光棍凯撒和他那头脑简单的侄子厄戈兰——曾是当地权贵的显赫的索贝让家族的遗老遗少——对这块土地另有打算。他们想在这块土地上种植康乃馨,拿到附近的大城市出售。于是,这叔侄两人便周密策划出一个击败让的阴谋——阴谋策划者凯撒并不仅仅是邪恶和贪婪;他还用他的价值观来为自己的做法辩解,其核心是土地和家族的延续性。因此,在他看来,他的阴谋是完全正当的,因为这是保卫土地不受外来闯入者侵略的需要。在让到来以前,凯撒和厄戈兰用水泥堵死了让土地上的泉源。因此,当天不下雨时,植物便枯萎,兔子便开始死亡,让和他的家人只得从早到晚去远处的一个泉水井拉水以拯救他们的庄稼,却不知道一眼丰水泉就在他们鼻子底下。以下这一情景让人看了感到痛苦而难忘:可怜的一家人长途跋涉,像骡子一样运水,筋疲力尽到了极点,而全村人却在看着他们,非常清楚让自己的土地上就有一眼清泉——但是,谁也不愿改变主意把实情告诉他,因为**不管闲事**……让意志坚定,不屈不挠,非常执着,最后他在一次爆炸中丧生(在绝望中打井找水时);他妻子被迫把土地卖给凯撒和厄戈兰,带着玛农搬到附近山里一个荒凉的山洞里;当然,凯撒和厄戈林很快就“发

现了”水泉，开始种植康乃馨。

第二部分发生在十年之后：这时玛农已经出落成一个美丽的牧羊女，颇似当地的一个仙女，神秘地住在山里，不愿与村民为伍。两个男人对她心存爱意：新来的年轻乡村教师和丑陋而不幸的厄戈兰。厄戈兰在偷看过她于旷野中裸体歌舞之后便疯狂地爱上了她，甚至把鸟和兔子放进她设的陷阱里去帮助她。但是，尽管她还是个小姑娘，玛农并不相信厄戈兰明显表现出来的对她的友情。玛农发现了两个重大情况：她了解到她父亲土地上的水泉是被凯撒和厄戈兰堵死的，而且全村人都知道这件事；在探寻地下山洞时，她还意外地发现了全村人用的水源。因此，现在轮到她来策划和报仇了：她切断了全村的供水。

现在，事态的发展变得快多了。厄戈兰含糊其辞地公开承认了他和凯撒对死去的让所犯下的罪行，并可悲地提出娶玛农为妻，照顾她，以此为他从前的过错赎罪；当玛农当众拒绝他后，厄戈兰便上吊身亡，将他所有的财产和土地都留给了玛农。由于对水的极度渴望，村民们请来了一位国家水利资源专家，专家给他们讲了一大堆复杂的理论，但是没找到水；于是，当地的牧师便提议在村里的那口主井周围列队行进祈祷。牧师在布道中明确地暗示，断水是对集体犯罪的惩罚。最后，那位教师——他对玛农的爱情得到了她的报答，他怀疑玛农知道突然断水的秘密，而且她本人就是造成断水的原因——劝她原谅村民，恢复供水。他们两人一起走进山洞开通水源，翌日，在村民们列队行进祈祷期间，水又开始流了出来。教师和玛农喜结连理，她生下一个可爱的、不驼背的孩子，而年事已高的凯撒从一个老熟人——在村里度过晚年的瞎女人——口中了解到让残废的秘密。

让的母亲佛罗里特是当地的美人，原来是凯撒的至爱。在他们一夜风流之后，凯撒出发去阿尔及利亚服兵役；佛罗里特无比